

十八洞三任扶贫队长的“光荣接力”

本报记者张典标、张玉洁

“在十八洞扶贫应该不难吧?”经常有人问石登高。

“十八洞更难!”石登高总是这样回答。

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,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首倡地。石登高是十八洞扶贫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。

“虽然难,但在十八洞带队扶贫,更是一种无上光荣。”在石登高看来,十八洞要探索可推广、可复制的精准扶贫经验,不能造盆景、垒风景,“一方面没作业可抄,另一方面全国都盯着这里,我们只能做好!”

如今,十八洞整村脱贫,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长到2019年的14668元。这个武陵山腹地的山村,衣食足、产业兴、乡村美,成为精准扶贫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。

石登高和他的前任龙秀林、后任麻辉煌,十八洞村三任扶贫工作队队长,在这个不一般的山村进行的就是一场精准扶贫的“光荣接力”。

第一棒：“村赛”聚“村心”

2014年1月,第一任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信心满满地来到十八洞。

可是,得知他是宣传干部,有村民说,“怎么搞的?县里派来的干部只带了‘一张嘴’?”

龙秀林想干的第一件事,是拓宽村里的道路、改造农网,自然要占些土地,涉及53户村民的农田、荒山、林地。

有村民撂下话:“占地?先给补偿!”

“这是村里的公共道路,没有补偿。”

“没有补偿修什么路!”有的农户,龙秀林上门五六次也没说动。还有村民质疑,扶贫款是不是被扶贫干部吞了?有人甚至在村委会涂上“工作队瞎指挥、毁森林”的标语。

本想大展拳脚的龙秀林,突然发现自己连一棵树、一根电线杆都动不了。

毕竟是个爱琢磨问题的“宣传干部”,龙秀林很快意识到,脱贫攻坚,为村民办实事,仅靠有热情是不够的,必须融入村民,激发村民的主人意识和内生动力。

如何才能激发起来呢?“光开会,村民没兴趣,即使花钱买烟买水果请来,也是在会场上打瞌睡。”

得有“接地气”管用的办法。龙秀林发现,十八洞人特别爱打篮球。每个村子都能拉起一两支队伍,一有篮球赛,全村男女老少都围着看,有时正在下田的农民甚至来不及及洗脚就赶来球场。

第二棒：村民吃上“旅游饭”

2017年3月,刚来十八洞时,白白净净的石登高,还是“斯文书生”样。

当时,十八洞已经脱贫,但靠的是外出务工收入,村里还留不住人。

十八洞是原生态苗寨。石登高想,如果把旅游发展起来,村民不出村不就把钱挣了吗?

于是,工作队为十八洞定下目标——“鸟儿回来,鱼儿回来,虫儿回来,外出打工的人回来,外面的人进来”。

但村民有疑虑:旅游这玩意虚头巴脑,不像种地收谷子那样实在,能靠谱吗?村里那几家农家乐,不都是惨淡经营吗?

石登高决定“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”,组织村民整治村容村貌。

最大的拦路虎是改厕改圈(猪圈)。有村民不支持。石登高苦口婆心地劝:“不改,在屋里都闻到臭味,孩子都不乐意回家是不是?”

村民一想,还真是。

一家一户磨嘴皮,虽然费劲,但说服村民,真诚的“笨办法”也真管用。最终,把村子从禽畜粪便味中“解放”出来成为村民共识。

很快,整治后的十八洞,颜值提升了,古朴的苗寨与周边天生丽质的山水,相映成趣。更何况精准扶贫首倡地“自带流量”,仅仅一年,新打造的十八洞就吸引了三四十万游客,是原来的三倍多,村民房屋租金也涨到了六七万一年。村民不出家门吃上了“旅游饭”,就连原来每天拿一个小板凳,靠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奶奶,现在一大早就去摊位“上班”了。

然而好事多磨。一些村民刚办旅游,毕竟有点初级又粗放,游客投诉跟着来了,摊位乱摆、农家乐乱要价,等等,不少人慕名而来却败兴而去。

怎么办?石登高觉得,引导、严管固然必要,但要根本解决问题,要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。工作队与村委会经过论证,打算引进社会资本,与村集体共办旅游,打造成熟的旅游服务业,以规范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规范旅游秩序,村集体办好餐厅,倒逼农家乐升级。

几家农家乐带头反对。有人说,这是肥水流

第三棒：“四寨共享”

石登高的继任者麻辉煌是个老基层,一张脸晒得黝黑,被十八洞村民称为“非洲二哥”。

老基层在十八洞也遇到新问题。

“十八洞发展再好,都是梨子寨和竹子寨的,我们这边啥也没有。”

原来,十八洞由梨子寨、竹子寨、飞虫寨、当戎寨合并而成。旅游产业主要分布在梨子寨和竹子寨,飞虫寨和当戎寨位置较偏远,村民主要在梨子寨和竹子寨当保洁、保安、讲解员分“一杯羹”。

“说白了,就是发展不平衡,两边两寨人心里不痛快。”明白问题根源的麻辉煌,对症下药选准工作重点:拓宽连接两边两寨的路,把游客引过去。

当时,那条路只能进三轮车和摩托车。要扩路,又遇到龙秀林遇到过的麻烦:村民不愿为修路让地。

上门做工作,麻辉煌连吃“闭门羹”。不是“不在家”,就是踢皮球。年轻的推给年长的,年长的说自己作不了主。

麻辉煌着实被气着了,但作为“老基层”,他深知“不能和农民较气,生气解决不了问题,只能耽误脱贫。”于是,他带上村民代表敲门去,与农户反复算扩路的收益账,说服他们“让让路”。

“基层工作,很多事不可能一次搞定。”麻辉煌告诉记者,“但要调整好心态,不能气馁。”

不气馁的麻辉煌,终于与扶贫工作队做通了村民工作,路拓宽了,“四寨共享”旅游红利成了现实。

“本土网红”助特产出大山

►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的网络主播李萌在网上介绍自己家养的芦花鸡(7月20日摄)。

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位于秦岭东段南麓,依山傍水,当地农特产品丰富,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传统的产销模式,发展遇阻。

近年来,丹凤县不断完善电商基础设施建设,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展,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。随着网络带货模式的兴起,当地积极培育壮大“本土网红”队伍,通过网络直播、线上销售、线下配送等形式,助力秦岭山区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。

新华社记者刘满摄

这支特殊队伍，帮乌蒙“同心”战贫困

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

新华社贵阳7月23日电(记者胡星、李凡)7月的乌蒙山深处,1000余亩黄蜀葵开得正艳。在这片曾经习惯种植玉米的土地上,一朵朵迎风摇曳的黄花正在改变当地群众的生活。

这里是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玉龙坝镇平寨社区的黄蜀葵基地。每天300多名村民在基地里忙碌。“夏天雨水多,黄蜀葵长得快,野草也长得快,我们最近都在地里摘花、除草,每天工资100元。”63岁的农妇张升秀说。

中药产业“落戶”玉龙坝镇,源于一支特殊的帮扶队伍——统一战线。玉龙坝镇党委副书记郭艺文说,2019年民革中央和民革贵州省委帮助建设了黄蜀葵基地,惠及农户214户1000余人,“他们还牵线药企与合作社签订了收购协议,每吨保底价4.2万元。去年试种效果很好,销路有保障,

今年种植面积要扩大到5000亩”。

怒放的黄蜀葵,是统一战线参与毕节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。

1988年,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建立了以“开发扶贫、生态建设”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。建立之初,统一战线就与试验区结下了深厚情缘,建言献策、出人出力、内引外联、持续帮扶,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“同心实践”。

毕节市大方县新田村是当地的深度贫困村,全村460户1392人,建档立卡贫困户达184户567人。此前,村民多种植中药材前胡,但价格遭遇了“过山车”,特别是去年价格一跌再跌,村民返贫风险加大。

2019年3月,经农工党江苏省委牵线,江苏盱眙县的专家实地考察指导养殖小龙虾。农工党党员捐赠50万元启动资金流转土地,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以每斤不低于18元的价格收购。

“从项目发起、落地到销售的整个链条,都融入了农工党的帮扶。”农工党中央派驻干部彭正钰说,目前,农工党在大方县帮扶发展的小龙虾产业

面积已达500亩。

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,经九三学社中央牵线,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建立了4个食用菌生产基地,每天产能规模在400吨以上,今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接近2亿元,并带动当地13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。

从致公党为毕节量身打造“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班”,到台盟支持赫章县15个村卫生室建设;从民革助力“黔货出山”,到民盟协调七星关区扶贫草莓大棚建设……如今,统一战线发挥人才荟萃、智力密集、联系广泛等优势,推动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帮扶热潮涌动乌蒙山区。

针对毕节脱贫攻坚的实际情况,特别是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短板弱项,统一战线实施了一揽子精准措施,有效提升了当地教育、医疗等水平。据统计,统一战线先后新(改、扩)建各类学校200多个,援建乡镇卫生院、村级卫生室200余所。

三层楼的医技楼、远程医疗站、中医馆……这是记者走进大方县羊场镇卫生院看到的场景。

院长杨尚前介绍:“之前乡镇连救护车都没有,遇到紧急情况,有条件的村民自己包车,没条件的就人来抬,有些病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”

在农工党中央对口帮扶下,近年来大方县各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不断改善。B超机、全自动生化仪设备和救护车等均配备到位,当地医务人员还到沿海地区进行分批次医疗培训。

“群众常见病、多发病现在基本实现了就近就医,基层收诊率超过90%。”杨尚前说。

纳雍水电站、金沙电厂、胜天水库……统一战线通过信息报送、民主协商等方式,高位推动毕节重大项目立项建设。同时,不断织密基层帮扶网络,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定点县、区分别确定了一个乡镇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乡镇,持续深入支持毕节改革发展。

统一战线倾情帮扶,脱贫攻坚硕果累累。据不完全统计,1988年以来,统一战线指导毕节制定各类规划46个,协调项目900多个,引进资金1200多万元。30多年来,毕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约630万。

本报记者王晖、王宁

盛夏七月。冀北一处宽敞院落内,两位老羊倌相约“赛羊”。

“用不着到年底,羊羔就能进账10万多元,咋样?”一见面,老韩有点得意。

“羊场打工能进六七万元,再养200只羊,咱也不差!”老王不甘示弱。

话音刚落,引来一阵笑声。

过去养羊没脱贫,这次为啥有底气

老韩名叫韩凤祥,老王名叫王树兴,都是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的养羊好手,谁也不服谁。

今年初,老韩和老王打了个赌,一个自己养羊,一个到羊场打工,看谁的腰包先鼓起来。

两人过去也都养过羊,但谁也没脱贫。这次为啥有底气?

关键还在产业化。“津承百万只肉羊全产业链项目”让围场县农民加快了增收步伐。

河北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紫东介绍说,根据当地畜牧业发展实际,天津食品集团、天津武清区扶贫干部和当地相关部门共同谋划了“投母收羔”“入企就业”“入股分红”等扶贫模式,带动2507户贫困户稳定增收。

老韩一估摸,不到年底就能进账十多万

“投母收羔”模式下,认领一只湖羊基础母羊,每两年还两只羊羔,余下归农户。

湖羊生长快,且两年三胎,一胎多羔,老韩一合计,能挣钱。去年,他一次性认领了80只。

半年多过去了,老韩的羊养得咋样?记者来到围场县腰站镇老韩家中,一进门,豁然开朗——宽敞的院落被老韩打理得井井有条,新建的羊舍里,母羊吃得正欢。老韩告诉记者,今年2月,这批母羊一下生了100多只羊羔。

科学配种,精细养殖……为了帮助老韩养好羊,河北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技术干部李明蒙没少往老韩家跑。

今年五月,老韩的母羊又都怀上了小羊。不出意外,十月底,还能再添160多只小羊羔。

老韩一估摸,年初60只羊羔卖了5万多元,这次指定得更多,不到年底,就能进账十多万元。

渐渐地,老王把科学养羊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

消息传来,王树兴坐不住了。最近,他几次跑到老韩家“明察暗访”:翻盖的羊舍“阔气”了不少,新添的草料堆得整整齐齐。

“难道老韩还要搞大动作?”王树兴心里嘀咕。

一头是老韩的“咄咄逼人”,一头是自家遇上烦心事。家里老人因病需要照顾,媳妇辞掉场里饲养员的工作回了家,眼瞅年收入也就六七万元,王树兴有点慌。

想要赢,先打工还不行。王树兴也偷偷盘算起自己养羊来。

说起养羊,王树兴过去也是“大户”。早在十年前,他养着140多只羊。但传统的放养模式破坏了山上植被,山秃羊也瘦,羊价还不高,他才“入企就业”。

当了饲料加工员工,收入也不错,但王树兴始终不忘“忙里学艺”。晌午得空,他总爱到羊场里转一转,看看科学养殖跟土法放养有啥不同。

配种、喂料、育肥……渐渐地,王树兴把科学养羊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。

有了技术,王树兴心里有了底。今年,村里用集体资金建了羊舍,只待“清羊入舍”。因为符合“投母收羔”的条件,他跟媳妇一合计,干脆趁机当起“领头羊”,一口气领上200只。

“按照一只基础母羊半年生两只羊羔算,年底就能挣不少。”王树兴在地上划拉着,心里盘算着怎么赢了老韩。

政府搭好台,企业唱大戏,大家齐努力,脱贫才有戏

两人的“赌约”,很快在贫困户中传开了。眼瞅能赚钱,大家纷纷申领母羊。

这么多人领羊,不愁卖吗?能卖上好价吗?虽然说销路和价格由“市场的手”决定,但“政府的手”也不能“大撒把”。

“未来围场县将打造‘以繁育养殖为核心,延伸拓展技术培训、屠宰加工、产品交易、冷链物流’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,保证养殖户有钱挣。”天津市武清区扶贫干部、围场县副县长刘继群信心满满。

政府搭好台,企业唱大戏,大家齐努力,脱贫才有戏。

“当地两家肉羊产业扶贫企业已存栏近2万只基础母羊,年可出栏7万只育肥羊,现代化的大型屠宰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。”姜紫东介绍说。

今年2月,2016年贫困发生率还超过14%的围场县,实现整县脱贫摘帽,肉羊产业扶贫模式功不可没。

没到年底,俩老羊倌挽了挽账:“算你先行一步,咱也迎头赶上。”老王约老韩年底再算细账。

不知谁带的头,小院里响起一片掌声。